

四次姻緣曲折多 ——上海聞人黃金榮之二

萬墨林

元配仇氏會少離多

黃金榮一生的愛情生活，也可說得上是多采多姿，不虛此生。

與黃金榮有正式婚姻關係的女人，前後計有四人，非正式婚姻關係的女人，則難以數計。

祇不過，黃金榮對於他喜歡過的女人，始終都很負責，那些與之有過一段情的女人，都是好衆好散，決沒有鬧出一些不歡而散的愛情悲劇。這是黃金榮與一些負心薄情郎，喜新厭舊、始亂終棄的作法迥然不同處，值得在介紹他的婚姻生活前，特別提出加以標明的。

黃金榮第一位夫人，娘家姓仇，名字不詳。仇氏完全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而與黃金榮結成夫婦的，那時黃金榮，才只有十八歲，自離開姐夫開的裱畫店，學藝不成，終日無所事事，跟在父親身邊，做一名助手；與仇氏的結合，彼此之間，自無感情可言。

十九歲那年，仇氏為黃金榮生了個女兒，取名寶寶，屬猪，長得頗逗人喜愛，但黃金榮的父母，心目中喜歡男孩，加以金榮與仇氏時常意見

不合，兩位老人家，對這位媳婦，也並不十分疼愛。

一直過了四年，黃金榮廿三歲時，仇氏才又生了一個兒子，取名鈞培，屬兔，這也是黃金榮一生中，唯一的親生兒子。

後來，他發跡時，在法租界麥高包祿路、霞飛路北，八仙橋附近蓋了一整條的衙堂房子，取名「鈞培里」，就是以這兒子的名字命名的。

仇氏雖為黃家生了繼承香火的孫子，但與黃金榮之間的情感，始終未能十分融洽。

也可能是黃金榮在外喜歡另謀發展，閨房之間，時起勃谿，仇氏在苦悶之餘，愛上了賭博，終日沉迷於麻將桌子，家事一概不管。

於是，夫婦之間，距離越來越遠，那個時代，還不流行離婚，故她與黃金榮雖是結髮夫妻，但當黃金榮卅二歲，正式進入法國巡捕房，有了事業以後，就很少回家，彼此之間，就視同陌路，人一樣了。

仇氏何時去世的，不得而知。有關她的資料極少，黃金榮也很少在人面前提到她。

不過，黃金榮未與林桂蓀正式辦理結婚手續

，可能也是因着與仇氏的關係，因法律上規定，未正式離婚而再與他人結婚的話，是犯重婚罪的。

蘇州談判識桂蓀姐

黃金榮的第二位夫人，就是林桂蓀，也就是上海白相人地界赫赫有名的「白相人嫂嫂桂蓀姐」，也是後來提拔杜月笙最有力的「師娘」，她與黃金榮的結合經過，有些傳奇性。

那是民前十年的事。

黃金榮卅五歲，因陽曆元旦，去外國人家裏拜年，爲了一些小事，與法國巡捕房的頭頭費國禮起了一些衝突，他一氣之下，當場丟下巡捕卡，拂袖而去。

跳上火車，就到了蘇州，在蘇州商會會長劉正康的家裏暫住。

過了一陣子，覺得閒着也無聊，緣於一向喜愛平劇，就買了一幢房子，開設了一家「老天官京戲館」，做起戲館老闆來了。

那一年，林桂蓀廿一歲，屬馬，已經結婚。林桂蓀的丈夫在蘇州衙門吃糧當差，也是一

名捕快。他見黃金榮的京戲館開張以來，生意興隆，財源滾滾，不覺眼紅，爲了想從中撈一點油水，就故意的找黃金榮的麻煩。

這種事，換了別人，一定花錢消災，打發一下，也就沒有事了，偏偏遇上了黃金榮，因爲他父親、祖父都是捕快，深知此中三昧，覺得大家都是同行，應該互相照顧才對，不該這樣不漂亮。

這一天，他也不找人陪伴，單槍匹馬，獨自一人，準備去拜望這位找麻煩的捕快，好好的談一談，誰知這位捕快，見了別人，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；一聽說對方自己找上門來談判，反而心虛膽怯，色厲內荏，躲了起來，深怕一言不合，禍事臨門。

黃金榮上了門，見到的是這位捕快太太林桂蓀。

兩人一見，猶如緣訂三生似的，竟然越談越投機，彼此之間的芥蒂，很快的涣然冰釋，桂蓀姐年紀雖輕，但處事爽快俐落，說話尤其乾脆痛快，頗有「女中丈夫」的氣概，這一次的交涉，圓滿結束，兩人彼此之間，大有惺惺相惜，相見恨晚的感覺。

經過了一段時日的交往，桂蓀姐把自己的丈夫與個子不高，貌亦不驚人的黃金榮，作了一番客觀的比較，覺得將來有出息，有辦法的，還是黃金榮，於是揮慧劍斬情絲，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與懦弱無能的丈夫一刀兩斷，離了婚，改嫁入黃金榮的懷抱，使黃金榮受寵若驚之餘，與別的一些花花草草，也一概斷絕了來往，專心一致

的與桂蓀姐在一起，過着甜蜜的家庭生活。

女中豪傑乾脆俐落

在黃金榮一生中，對其事業幫助最大，行事作人最有影響力的，也就是這位林桂蓀夫人。

如前述法國人費信懷之三度造訪，邀請黃金榮重返上海去，訂下六項優惠條件，豎立黃金榮在法國人心目中屹立不搖的信心，就是她私下提供的主意，這以後，黃金榮提拔杜月笙，暗中幫助國民革命，爲黨國出錢出力，都與她有關，說她是位精明能幹，八面玲瓏的賢內助，絲毫不過份。

比較遺憾的是，她始終未能爲黃金榮生下一男半女。亦未與黃金榮辦過正式的結婚手續，只是過了十九年的同居生活。

當黃金榮五十四歲時，有意與平劇名伶露蘭春結秦晉之好時，委託杜月笙，代爲徵求她同意

時，她也不像一般女人哭哭啼啼，吵鬧不休，很提得起放得下的表示，只要黃老闆拿出五萬元贍養費給她，她就願意與黃金榮結束夫妻關係，不找半點麻煩。十幾年的感情，從此一筆勾銷，她也不掉半滴眼淚，這種堅強的作爲，真非一般弱女子所能做得到的。

當時，杜月笙爲這位「老正娘」，在上海西區西摩路，準備了一幢房子，她就收拾了一些細軟，離開了鈞培里，這是民國十年時的事。

桂蓀姐從此閉門不出，不問世事，送經北伐、抗戰、戡亂，一直未有再嫁過人。黃浦灘上縱然砲火連天，打得天翻地覆，她也一仍安如磐石。

，不避不走，尤其是日本人在孤島上橫行不可一世時，她也艱苦度日，不再找黃老闆開口要一文錢，幫一點忙，寧願找人借貸，也不接受任何餽贈，她的硬朗性格，始終爲江湖上的人，讚不絕口。在她死前的廿多年悠長歲月中，上她家門探望她的，祇有一個炙手可熱，步步高陞，而又不忘報恩的杜月笙，她西摩路房屋的格式，室內裝飾，甚至大小傢俱，都跟鈞培里佈置得一模一樣，可見杜月笙對她的尊敬與關懷。

民國卅九年的春天，上海已陷落於匪手，桂蓀姐以六十九歲高齡病逝於寓所，當時杜月笙已在香港，聞到此一噩耗，至感悲悼，立即打電報給留在上海的杜家賬房黃國棟，轉知其留在上海的長子杜維澤，去料理喪事，盡哀成服，一再關照所有喪葬費用，概由他負擔，以報她的提拔知遇之恩，深以未能親自送終爲憾懷。

露蘭春本是孫女輩

黃金榮的第三位夫人，就是當年紅遍氍毹，名聞上海滩的坤伶祭酒露蘭春，黃金榮與她是正式結了婚的，大概此時，仇氏已故世，當時，黃金榮已是五十四歲，他的兒子黃鈞培也已卅歲，娶了媳婦李志清女士，露蘭春，正綺年玉貌，還只有廿五歲，黃金榮屬龍，露蘭春屬狗，大家都說這是最合適的「龍鳳配」，誰知這一段婚姻，維持得並不長，不到三年，就正式宣告仳離，這裏先從兩人如何由相識而至結婚，向大家作一番報導。

露蘭春，不姓露，這是黃金榮給她取的藝名

，她本姓吳，原是江蘇鹽城人，（章若穀著「衆家老闆黃金榮」中說她生父吳士修是山東人，據黃金榮的長孫黃起予親口告訴我說這是錯誤的。）小名叫阿春，小時候，大概是家境窮困，父母時常吵架，所謂貧窮夫妻百事哀，九歲那年，她母親狠狠的與父親吵了一架，就抱了她離家出走，從鹽城跑到揚州，再由揚州過江輾轉到了十里洋場上的上海，投靠她的阿姨生活，但阿姨的家裏，日子過的也很苦，也難以負擔她們母女的生活，不久，她的母親病重去世，阿春就成了孤兒，她的姨母左思右想，不知如何處理這個小女孩。

這時，在法國巡捕房有一個充當翻譯的張師先生，是江蘇揚州人，兩夫婦結婚多年，膝下猶虛，阿春的姨母，就把阿春送給張師做養女，因她與她們相識，相信阿春由他們扶養長大，決不會吃苦。

從此，阿春就到了張家，張師與黃金榮是同事，也是他的學生，當他們領養了阿春後，帶她到黃金榮家去玩，黃金榮見這小姑娘，雖十歲不到，但長得臉似銀盤、膚若凝脂，十分逗人喜愛，就戲稱她為「棄毛瘤」，或是「小毛瘤」，這以後，「小毛瘤」或是「棄毛瘤」，就成了黃金榮對露蘭春的暱稱，或是親熱時叫的綽號。

聰明秀麗走紅菊壇

阿春小時候很喜歡看戲，這時，黃金榮早已把在蘇州京戲館的那個班底，搬到了上海，在鄭家木橋開設了一家戲院，取名共舞臺，黃金榮沒

時常吵架，所謂貧窮夫妻百事哀，九歲那年，她母親狠狠的與父親吵了一架，就抱了她離家出走，從鹽城跑到揚州，再由揚州過江輾轉到了十里洋場上的上海，投靠她的阿姨生活，但阿姨的家裏，日子過的也很苦，也難以負擔她們母女的生活，不久，她的母親病重去世，阿春就成了孤兒，她的姨母左思右想，不知如何處理這個小女孩。

這時，在法國巡捕房有一個充當翻譯的張師先生，是江蘇揚州人，兩夫婦結婚多年，膝下猶虛，阿春的姨母，就把阿春送給張師做養女，因她與她們相識，相信阿春由他們扶養長大，決不會吃苦。

黃金榮與張師，對於這位小毛瘤的成就非常高興，就給她取了個「露蘭春」的藝名，正式下海唱戲，那年，露蘭春已是一個相當標緻的十八歲大姑娘了。

黃金榮與張師，對於這位小毛瘤的成就非常標緻，又遠在三位名伶之上。老生戲她學貴俊卿和汪笑儒，尤能兼採兩家的長處，合而為一，擗遶子，學得維妙維肖，入木三分，而扮相的俊逸標緻，又遠在三位名伶之上。老生戲她學貴俊卿和汪笑儒，尤能兼採兩家的長處，合而為一，擗遶子，學得維妙維肖，入木三分，而扮相的俊逸

而且也由於興趣之所近，成為一個非常出色的坤角文武老生，她學早期名伶、黃胖、李吉瑞、小達子，學得惟妙惟肖，入木三分，而扮相的俊逸標緻，又遠在三位名伶之上。老生戲她學貴俊卿和汪笑儒，尤能兼採兩家的長處，合而為一，擗遶子比之他們，更上層樓。

黃金榮與張師，對於這位小毛瘤的成就非常標緻，又遠在三位名伶之上。老生戲她學貴俊卿和汪笑儒，尤能兼採兩家的長處，合而為一，擗遶子比之他們，更上層樓。

黃金榮與張師，對於這位小毛瘤的成就非常

事的時候，就帶小毛瘤去共舞臺看戲，不久，混熟了，她就成了共舞臺的免費長期觀眾，留連日久，因着耳濡目染的關係，加上她本人天生聰明伶俐，是個唱戲的料，那些戲詞她能聽了不忘，沒有多少的日子，就學會了幾齣簡單的戲，在家中宴客的時候，露上一手，居然中節中拍，韻味十足，黃金榮見她有這份天賦，且長相又好，認為是菊壇可造之材，便鼓勵張師，乾脆請了師傅到家裏來，好好教她學戲。

露蘭春在名師的教導下，果然進步神速，不出五年，露蘭春不但長得亭亭玉立，明艷照人，而且也由於興趣之所近，成為一個非常出色的坤角文武老生，她學早期名伶、黃胖、李吉瑞、小達子，學得惟妙惟肖，入木三分，而扮相的俊逸標緻，又遠在三位名伶之上。老生戲她學貴俊卿和汪笑儒，尤能兼採兩家的長處，合而為一，擗遶子比之他們，更上層樓。

因為該劇構想新穎，演出後場場客滿，把原先共舞臺的觀眾，都給搶了去，這一下，可使黃金榮感到焦慮不安起來，但他究竟非等閒之輩，立刻見風轉舵，也改唱「本頭戲」了。

他暗中把大舞臺在幕後擔任編劇的謝水福，和負責排戲導演的呂少卿拉了過來，同樣演唱：「宏碧緣」，由露蘭春反串男主角駱宏助，這樣一來，觀眾緣於好奇，當然要爭着買票來看了。

「宏碧緣」的推出，在露蘭春是更上層樓，不但使共舞臺的賣座重起高潮，而且紅遍了申江，比往後的梅蘭芳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了。

親生父前來認骨肉

那時候，為了搶生意，爭取觀眾，大舞臺改變演出方式，不再唱單折的老戲，將一部演義說部「綠牡丹」改編為連續的本戲，也就是平劇的

民國八年，黃金榮財源滾滾，事業蒸蒸日上，而露蘭春的聲勢如日中天之際，真是人怕出名猪怕肥，在看戲的觀眾中，有一位名叫吳士修的

老頭子，平時在浦東爛泥渡賣燒餅油條過生活，因一連看了十幾天的戲，越看露蘭春，越像他走散多年的女兒，就上共舞臺的後臺，要認親生閨女，後臺禁地，當然閑雜人等不容易闖得進去，因此與守門的發生衝突，守門的明白的告訴吳老頭，露蘭春有父有母，是巡捕房的翻譯張師夫婦的掌上明珠，勸他別來糾纏不清，準是老眼昏花，看錯了人。

吳老頭堅持要親眼見露老板一眼，還說他記得自己閨女身上有什麼胎記，很快就可以分辨出究竟，守門的那裏肯答應，這時，共舞臺的老闆黃金榮來了，前後保鏢護駕，氣派不凡，三言兩語一盤問，就把這窮老頭吓住了，掉首一溜煙走了，連頭也不敢回一下，生怕被抓進巡捕房去冤枉官司。

這件事，當時是風平浪靜過去了，但好事之徒，把它作為花邊新聞，在報上登了出來，成爲當時最熱門的「社會新聞」。

又過了兩年，露蘭春在戲臺上的表演生涯，進入了頗案狀態，與之同臺演出的粉菊花、曹寶義、筱金鈴，也跟着大爲吃香，每晚共舞臺門前車水馬龍，擠得人山人海，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盛況，那位兩年前要求認領親生閨女的老頭吳士修，又再度出現在共舞臺的後門口，他已打聽出露蘭春只是張師的養女，領養的那一年，她只有九歲，與自己親生女兒走散時的年紀相同，各種情況十分融合，堅決請求守門的，能讓他們父女見上一面，今天不准，明天又來，使一些看熱鬧的朋友，大家都同情起這位老頭子來，況且他言之

鑿鑿，看來並非是瞎胡鬧，或是存心要來敲竹槓，詐財。

黃金榮先把張師夫婦找來，問明了當年收養這一「小毛櫚」的經過情形，接着又把露蘭春找來，把兒時的身世問得一清兩楚，張師當然不想把這棵搖錢樹拱手讓人，黃金榮也不願這一花容玉貌才藝雙全的當家花旦，跟隨賣燒餅油條的親生父親離去，先使用了一招金蟬脫殼之計，暗中先把露蘭春送到漢口去演唱，使那位一心要認親女的吳士修失去了目標，怎麼也打聽不出露蘭春的行踪。

吳士修情急之下，曾向法租界的會審公堂告了一狀，控告露蘭春不孝，「拒不肯認生父，即見一面之要求亦置之不理。」但，因有黃金榮在，他這份狀子當然遞不進去。吳士修饒而不捨，又到南市華界的地方法院去告，南市地院以露蘭春住在法租界，不屬其轄區，拒絕受理。

吳士修又自己印發傳單，向社會大眾提出控訴，但黃金榮有的是辦法，使他傳單發不出去，最後，只好黯然死了這條心，離開上海，回到蘇北鹽城老家去。

黃金榮擺脫了吳士修的糾纏，當然對張師夫婦可說幫了個大忙，但接着，便向他倆表明了自己的心跡，他有意娶露蘭春爲太太。

這可使張師夫婦吃了一驚，因爲平時，阿春叫黃金榮爲公公，阿春雖已到了婚嫁的年齡，廿

五歲，但與五十四歲的黃金榮配成夫妻，終究有些不太相襯，但格於黃金榮的財勢，與當時的情況，亦不便一口斷然回絕，就回覆黃金榮說，只要阿春願意，他們願意全力促成這件好事。

但這件事，不是阿春願意，就可成定局，還要先徵得桂蓀姐的領首答應，才可進行。

如何去找桂蓀姐啓齒，這可不簡單，黃金榮左思右想，便想到了杜月笙，因爲杜月笙是桂蓀姐所賞識，也最聽得進杜說的話，由杜去勸說，或可獲得桂蓀姐的同意。

杜月笙先是拒絕，認爲這件事絕對辦不通的，還是免得去碰釘子，但黃金榮一心想得到露蘭春，逼着杜月笙去說，杜月笙不得已，只好硬着頭皮，找個機會，向桂蓀姐透露了黃老板的心事。

桂蓀姐聽後，當然大爲生氣，她明白的告訴杜月笙說：「露蘭春是張師的女兒，張師是老闆的學生，她叫老闆是『黃家公公』，如今一旦做了太太，要改口叫『金榮』，這成何體統？」

她說的義正詞嚴，杜月笙真是啞口無言。

據黃金榮的長孫黃起予親口告訴我說，桂蓀姐當時並不反對黃老闆納妾，還曾表示過，若將當時與露蘭春同臺唱戲的另一名伶筱金鈴娶進門來，她並不反對。因爲筱金鈴年紀與阿春相仿，而長相比較溫潤，學的雖是秦腔梆子花旦，但武旦更在行，爲人比較老實、聽話，不像露蘭春，驕傲，且性格外向，桂蓀姐大概還懂得一點看相，認爲若將露蘭春娶進門來，一定是禍水，惹火。

兩個條件五萬大洋

相干。」

五萬大洋，在當年來說，誠然是一筆巨款，

時露蘭春與薛二已打得火熱，難捨難分，要斷也不了。

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，山東臨城發生了一件

心非把露蘭春弄到手不可，家庭糾紛遂越鬧越僵。另一方面，露蘭春是否同意嫁給黃金榮呢？

當時，她在舞臺上，正紅得發紫，但年紀已不小，就財勢方面來說，黃金榮可以說要什麼有什麼，嫁給他可以享福不盡，但究竟年齡比自己大不少，他已五十四歲，而自己只有廿五歲，相差一倍有餘，再說還有桂蓀姐在，做姨太太究竟不好聽，幾經考慮，爲了不便正面拒絕黃金榮，就故意提出兩個條件來難難他，希望他能死了這個念頭，她的兩個條件：

第一是，婚後她要接管黃金榮的全部財產。第二是，她要坐龍鳳花轎，正式與黃金榮完結婚大典，才嫁入黃家的門，決不做姨太太。

這兩個條件，黃金榮肯接受嗎？不能接受，不就沒事了嗎？阿春這一如意算盤，誰知並未如意，桂蓀姐聽說黃金榮一口答應了她的條件，爲了要正式娶她進門，竟派杜月笙再來探問桂蓀姐的態度，若兩人分手，她有什麼要求？

桂蓀姐與黃金榮一同居了十九年，一直未辦正式結婚手續，也一直未有生育子女，她做事一向提得起放得下，見黃老闆已吃了秤鉈鐵了心，也就明白的告訴杜月笙說：「既然她要入宮，我就讓她，你去告訴老闆，我跟他的緣份就到此爲止，叫他拿出五萬塊錢給我作贍養費，我可以跟他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。男婚女嫁，從此各不

娶進了門。黃金榮屬龍，露蘭春屬鷄，大家說這是『龍鳳配』，再恰當不過。但這一段婚姻，只維持了三年，就告仳離，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。

原來，露蘭春婚後，仍不能忘情粉墨生涯，依然要在共舞臺登場演唱，黃金榮凡事都依順着她，當然不便不同意。

熱情觀衆薛二少爺

露蘭春在臺下，有一批基本捧場的戲迷，對之百般討好，不遺餘力，以祈能一親芳澤。其中有一對兄弟，名喚薛二與薛四，是標準的紈絝子弟，風度翩翩，年輕貌俊，出手又潤綽大方，薛

氏兄弟的父親是歐戰期間因囤積顏料而發財的富商薛寶潤，在黃浦灘上也可稱得上是知名之士。他們每晚來共舞臺包下座位看戲，風雨無阻。

露蘭春與黃金榮離婚後，正式下嫁薛二，她替薛二倒生了六個孩子，兩人恩愛地過了一輩子，她未有再登臺唱戲，直至抗戰勝利後，始侘傺而卒，臨死時，曾渴望見一見黃金榮的媳婦李志清女士，惜未能如願，因李志清不敢去見她，怕公公黃金榮生氣也。

王時貞作了老來伴

黃金榮的第四位夫人，名字叫王時貞，她和

桂蓀姐、露蘭春也都認識。

她原是上海清丈局局長曾紹棠的下堂妾，自與曾局長離開後，便與黃金榮在八仙橋西新城隍廟附近的一幢洋房中同居，因住在漕西，黃家的

紙包不住火，露與薛二的姦情，風聲逐漸傳到黃金榮的耳朵中去，他爲了家醜不可外揚，曾勸露蘭春收斂一點，不要鬧笑話給別人看，但此

小輩，都叫她西海好婆。

黃金榮與露蘭春離婚時，已是五十七歲，當時，確是心灰意懶，決定歸隱退休，不再過問世事。那時，他在漕河涇鄉間，造了一幢佔地六十八畝，斥資二百萬元之鉅的黃家花園，準備颐養天年。這一座私人別墅，園中亭臺樓閣，山水樹木，極盡奢侈，正廳取名為「四教」，鋪了有光

總統蔣公頒題：「文行忠信」的匾額，一些假

山、石筍，是遠自北平和西湖運來，奇花異卉，

更是不在話下。

有一位近支的黃金榮姑母，見黃金榮雖有了偌大的一座花園，但一個人住着，究竟還是有些寂寞，就勸黃金榮不妨再討一房太太，那知黃老闆老興不淺，早已暗中結識了這位西海好婆，只是沒有正式接進黃家花園來住。如今見姑母既如此說，就乾脆把這一秘密公開了。

王時貞那時四十二歲，屬狗，按算命的說法，與黃金榮屬龍，正好是六冲，並非良配，但事實上却並非如此，她一直陪着黃金榮，渡過了平靜的晚年，直至上海卅八年陷入共匪之手，也一直陪在黃老闆身邊，道道地地的做他的老伴。

黃金榮至八十六歲去世，未離開過上海，她也一直在身邊照顧着，黃老闆死後，她才去世，可稱得上是黃金榮在世時最後的一位夫人，唯她也未曾為黃金榮生下一男半女，是較為遺憾的地方。但黃金榮的第二個兒子源森，以及第二個孫子起明，一直與之生活在一起，叫她母親或祖母，與親生的沒有半點兩樣，她的晚年，過得還是非常幸福的。

戴笠的一生
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費雲文著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（一）戴笠其人其事（二）戴笠與忠義救國軍（三）戴笠與中美合作所（四）戴笠與抗日殺奸團（五）戴笠與雷鳴遠（六）戴笠與現代警察（七）戴笠與鄭介民（八）戴笠與雷記（九）戴笠與毛人鳳（十）戴笠生平事跡簡表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三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風流人物

萬墨林等著
第一、二集合售貳佰肆拾元

第一集要目：（一）民國四大美人（二）徐志摩四角愛（三）蔡松坡鳳仙戀（四）喜艷親王劉喜奎（五）藝壇奇女子：劉喜奎、樂蒂（六）末代狀元三角愛（七）坤伶主席新艷秋（八）賽金花本事全文（九）洪狀元煙臺舊事。第二集要目（一）浪漫大師郁達夫（二）郁達夫遇害謎底（三）一代紅顏陳圓圓（四）美人窩裏黎錦暉（五）風流次長唐有壬（六）第一荒唐陳公博（七）慈禧與榮祿（八）艷星艷聞錄（九）將軍與詩人（十）梁任公的秘密歷史。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，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。